



大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6 November 2017  
Chinese  
Original: Russian

大会  
第七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99(1)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二年

全面彻底裁军：《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  
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执行情况

2017 年 10 月 31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俄罗斯联邦对负责调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使用化学武器事件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第七次报告的初步评估(见附件)。

俄罗斯专家正在继续研究联合调查机制的报告，研究结果将很快通报给国际社会。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99 (1)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瓦西里·涅边贾(签名)



## 2017年10月31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 俄罗斯联邦对负责调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使用化学武器事件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第七次报告的初步评估

即便第一次粗略地阅读报告，也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调查远未达到《化学武器公约》的高标准，特别是，调查拒绝进行现场调查，不遵守一系列保管程序，没有使用所有可用的调查手段和方法，轻信不能以任何方式确认 2017 年 4 月 4 日上午在汉谢洪的身份不明证人的证词等等。当然，其中许多不足是联合调查机制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事实调查组“继承”的，调查组未能在有迹可循时设法开展高质量调查，甚至在有安全保障下断然拒绝访问汉谢洪，现在这已为人所知。不过，联合调查机制有各种机会来弥补禁化武组织调查组的不足，但选择不这样做。

在认真阅读报告后，很难称其为专业工作。相反，报告不够专业，并主要依据假设和选择性使用事实。

我们特别注意到，某些结论的理由存在严重缺陷。在这方面，乌姆豪什事件的调查结果很典型。该事件的责任被归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理由仅仅是，与伊黎伊斯兰国不同的是，没有证据显示活跃在这一地区的其他武装非政府团体“过去使用了芥子气”(第 36(e)和(f)段)。直言不讳地说，这种方法十分浅薄，有损调查机制专家的形象。

至于联合调查机制对汉谢洪开展的调查工作，也是只有问题，没有任何清楚的答案。在报告中，只有未经证实的指控，引证从相同的反对派和附属非政府组织收到的“实质性证据”，以及一些匿名“独立”机构及专家的意见和评估。

人们得到的印象是，联合调查机制匆忙地把“空投”版本作为主要假设，忽略了叙利亚和俄罗斯就汉谢洪事件具有佯装和挑衅特点不断提出的论据(包括在与调查机制领导人和专家直接接触期间)。联合调查机制否定挑衅假设的主要论据是，据称没有证人报告看到安安装有沙林的简易爆炸装置(第 41 段)，这一论据根本站不住脚。事实上，谁会在目击者面前执行挑衅行动？人们本来期望报告会提出更坚实的理由，但在报告中找不到这样的理由。

仔细搜查沙伊拉特空军基地，收集样本，寻找沙林痕迹，这样做本可有助于证实或辩驳空投炸弹的假设。然而，在数月中，联合调查机制坚持拒绝进行这样的访问。在叙利亚人多次邀请后，调查机制专家最终在 2017 年 10 月前往沙伊拉特，但拒绝收集任何样本，理由是缺少专家和设备(第 52 段)，尽管他们可以获得禁化武组织的专业人员，也可以利用在大马士革安全储存的必要设备。调查机制领导层只需做出决定，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或是因为缺乏政治意愿，或是由于调查机制受到外部压力。因此，在这次访问中，禁化武组织的参与仅限于确保联合调查机制同事的安全，显然，以防万一发生某种无法预测的情况(第 56 段)。

在报告中，解释拒绝在沙伊拉特空军基地收集样本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使用单个化学弹药，“在一个如此规模的空军基地找到任何沙林或其降解产物的痕

迹的机会不大”(第 52 段)。实际上,该空军基地所有可能的化学弹药储存点早已为人所知,因为,叙利亚人在原始申报中提到那里的一处用于储存化学武器的设施,禁化武组织当时彻底检查并“核准”了这处设施(摧毁了一个设计用于储存军用弹药毒素的机库)。

报告的其他主张也非常可疑。例如,在文件(附件二,第 58 段)中提到“与空投化学炸弹有关联”的弹药残余物,据称被不明身份的人从弹坑中找到,后又将其拿走,也就是说没有遵守监管链程序。正如联合机制专家所承认,这削弱了残余物的证明价值。与此同时,报告重点关注弹坑照片上出现的所称空投炸弹的某种变形金属碎片,包括一个有沙林痕迹的管盖,管盖似乎“独特地符合”叙利亚化学武器空投炸弹的特点。联合调查机制认为,这一结论是不证自明的,特别是鉴于在这些碎片上也可以看到军队绿漆的痕迹。换言之,一方面承认残余物不能作为实质性证据,另一方面,类似的金属碎片被认为是无可辩驳的证据。报告甚至未考虑残余物来自叙利亚其他地方并被投入弹坑的可能性。存在所有这些问题,却声称专业和公正。

报告作者还声称,在汉谢洪采集的样本含有据称只有在叙利亚军事化学品方案中使用的标记性化学品和特定物质。与此同时,报告根本没有考虑,叙利亚的化学品公式和技术早已不是秘密,在 2013 年大马士革根据《化学武器公约》向禁化武组织提交的初步申报中已对其做出详细描述。根据这些公式,在任何“叙利亚之友”国家境内都能生产所谓的“叙利亚”沙林。此外,不应忘记,从叙利亚拿走的一些沙林前体在地中海美国专用船只“光芒角号”(Cape Ray)上被销毁。

公平地说,应当指出,联合调查机制确实提请注意,在全世界传播的汉谢洪受害者急救录像片段中存在一系列不正常情况。其中特别指出,在医疗机构收治的 247 个有沙林中中毒症状的病例中,57 个病例是在化学品事件实际发生前在医疗机构中记录的。调查机制甚至未设法确定这种情况如何可能发生,而是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在混乱情况下记录不准确造成的,因此,入院时间显示错误。然而,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一、两个或几个病例中,但决不会每四个病例就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形。这些不正常情况的规模似乎足以说明,这次化学品事件可能是佯装的情景,由于被随意拼凑在一起,所以出现了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如报告所述,一些受害者实际上是在事件发生前被位于汉谢洪 125 公里之外的一所医院收治的。

调查机制调查人员提请注意,穿着外国制造防护服的人及时出现在汉谢洪,这些人在收集样本,检查是否存在沙林痕迹时,做法很不专业。联合调查机制甚至指出,在生物样本的分析方面出现混淆。但与此同时,尽管俄罗斯方面发出紧急呼吁,但调查机制未能解释,为什么在汉谢洪据称接触到沙林的儿童照片中,这些儿童的瞳孔没有出现在使用沙林有毒物质时会发生的收缩现象,而是瞳孔放大,这是使用精神药物效果的特征。

臭名昭著的“白盔”是被列入安全理事会制裁名单的努斯拉阵线的关联组织,据称其能够接触到有关叙利亚空军发动空袭的“预警系统”,该组织提前知道从沙伊拉特空军基地起飞的飞机据称携带装有化学品的弹药,对此,调查机制专家没有做出评论。如此知情相当令人吃惊,不是吗?

前后矛盾之处比比皆是。我们确实应在此寻找诸多关于在汉谢洪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问题的答案吗？然而，联合调查机制得出相反的结论：这些不一致之处不能使人怀疑叙利亚政府军应对使用沙林负责。

联合调查机制基于肤浅的远程调查，对一个联合国主权会员国提出这样的指控，似乎没有充分履行做出此类结论的责任。任何刑事法院都不会考虑这样的“证据”。但出于某种原因，在国际舞台上，许多人接受这一可被委婉地称为“简化”的办法，将其作为规范。不是对报告进行认真、详细的分析，而是不断呼喊口号，称联合调查机制独立、公正并高度专业。这些重要的评估应以无懈可击的调查结果为依据，但调查机制在这方面做的并不好。

俄罗斯专家正在继续研究联合调查机制报告的技术内容。这项工作结果将很快通报给国际社会。

---